

釋文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二十六

明 梅鼎祚 輯

梁

七

陶弘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隱句曲山敬重佛法朝夕懺悔恒讀佛經

答釋曇鸞書

曇鸞或為靈未詳其氏姓五臺因注大集經感氣疾欲學佛法門人出家

慮年命促減承江南陶隱居者廣博弘贍遂以達梁朝求諸方術乃致書通問及接對欣然酬以達

仙方十卷辭還魏境魏主重之號為神鷲馬終平遙寺法琳辨正論作大鸞

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真

應來儀正僉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

也

續高僧傳故使作故致具陳作采汲斂思作儼思

陸倕

字佐公吳人安成王主簿

天光寺碑

法雲旦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日晨登則暉光燭於有  
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擊天鼓撞地鐘驅日月之師  
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鳥策餘文龍宮遺教

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牆思洞希微言窮名象珉陛凌  
虛瓊樓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鴈塔慙珍日宇奪暉月宮  
掩麗昔者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目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  
名歌酒故邑賜復窮乎身世壇荒舊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  
被物如露偃民猶草解鬢傳珠抽衣受寶化違宅火功超  
河岸捨我神居興茲靈館八龍豐殿四柱高廊並陳金璧  
旁建玉廂縱橫雜樹間廁衆芳

保誌法師墓誌銘

志天監十三年卒葬  
鐘山詔僊為銘墓

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  
進吳人張緒興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  
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  
之交稍顯靈跡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殼或數  
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  
十三年即化于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  
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隕沈  
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

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銘曰

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京緒胄莫詳邑  
都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想像愍此風電將導  
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辨觀往測來覩微知  
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紹因謝弗援慧雲晝歇  
慈燈夜昏並藝文類聚

都一作居

王僧孺

字僧孺東海剡人南康王諮議參軍

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

夫六書相因懸日月而無改二字一吐更天地而靡渝  
雖書不盡言言非書不闡言不盡意意非言不稱是以  
諦聽善思承茲利喜俯首屈足恭此受持若讀若誦已  
說今說一音一偈莫非舟梁一讚一稱動成輪軌況夫  
五力方圓四攝無怠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流方等之妙  
說得菩提之至因沐此寶池照茲法炬香雲靡靡慧露  
傍流出伽耶之妙城發娑羅之寶樹建安殿下含章基  
性育德成體悽聲溢於秋水美義光於冬日事高祖丘

免園名出前意後蒼損已利人忘我濟物傍通兼善無  
礙無私若空谷之必應如洪鍾之虛受匡法弘道以善  
為樂重以植顯因於永劫襲妙果於茲生託意紹隆用  
心依止妙達空有深辨權實而玉體不安有虧涼暑行  
仁莫顯楚君日見其瘳施德靡言漢相方饗其樂桂葉  
龜腦固風寒之易銷荔葩鸞骨更騰飛之可辱况復慧身  
方漸善根宿樹無勞湔腸潔胃不待望色察聲有廣州  
南海郡民何規以歲次協洽月旅黃鍾天監之十四年

十月二十三日采藥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  
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霄若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  
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  
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即  
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屨年可八九十面已皺斂鬚  
長五六寸髡半於鬚耳過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  
二三寸隨風相靡脣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  
亦長二三寸著赭布坡下有赭布泥洹僧手捉書一卷

遙投與規規即捧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  
王薰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宿齋若不晚  
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為  
遺嗜欲等豪賤蔬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  
行十餘步間忽不復覩規開卷敬視名為慧印三昧經  
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為體理出百非義踰名相寂同  
法相妙等真如言其慧冥此理有若恒印心照凝寂故  
以三昧為名後又有濟諸方等學經此下又題云天竺

薩和辯曰僧迦與海虎王經旨以流通至教軌法有體  
所以誠示大士化物方法言若濟諸蒼氓宜弘方等之  
教方等者大乘之通名究竟之弘旨其軸題云燉煌菩  
薩沙門支法護所出竺法首筆受共為一卷寫以流通  
軸用淳漆書甚緊潔點製可觀究尋義趣或微或顯稱  
在羅閱山著施鄰尼行無來無去非住非止斯蓋驚嶽  
鶴林之別記寶殿孤園之後述不殊玉檢靡異寶函理  
出希微辭深鉤致是唯正說曾匪異端雖王尊之得四

十二章安清之出百六十品無以或異大王沐浴持奉  
擎跪鑽習多寫廣述闡揚玄旨孰匪醫王即斯藥樹不  
待眼瞬無勞苦口捨茲六術屏此十巫昔或授編書於  
汜上授揣術於谷裏乍有寓言且或假夢未有因應炳  
發若此其至焉受命下才式於上道敢因淳賤率此顙  
蒙其辭曰

雷音震響綠簡青編匪言曷教非迹靡傳是資妙象實  
寄幽筌照之慧燭濟以寶船懇哉至矣在應斯圓覆其

靈鑑浸此熙漣救焚援溺去蓋銷纏灼灼應韓英英河  
楚松孤桂鬱鸞棲鵬舉照野光朝潤山枯渚濫源茲永  
覆簷已多鬱為蕃幹擢此天柯寄誠梵表託好禪河接  
足能仁心直妙覺用遺滯染是祛塵濁靡向非真何背  
非俗一忘受想將捐味觸無德不酬有感必召吐彼神  
訣示我玄要既蠲既已留華及少等以北恒均之東曜

出三藏記集

中寺碑

夫玉律追天故躔次之期不變緹室候景則發斂之氣  
罔踰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啟機於前  
教兼真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忘蘊三明而過十地圓  
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大千獎導羣有滋濡萬  
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商主取喻醫王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固以濯之慈水銷以慧刀永言六趣用  
均一子中寺者晉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  
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傍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

年上座僧慈等更揆日締架赫然霞立信以填金可埒  
引繩斯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闕峩峩偃蹇故三休而可  
至  
齋察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拱合沓相持繡棁  
玉題分光爭暎燭龍天矯將舉復究威鳳錚鏘如鳴更  
戢旁攀鏤檻斜登鉅砌煜爚金鋪玲瓏綺構無風自響  
不拂而淨耽耽肅肅息息心之勝地穆穆愔愔固忘想  
之嘉所銘曰

玄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篋蛇爭赴藤

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寶開五力湛寂  
無方示現多所踟躇吉樹慇懃禪諸斯道誰匡蒸哉我  
王施踰寶鉢供等檀牀蕭宮改構梵宇方莊階飛瑞采  
地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清鏘道踰厥極固與天長

棲玄寺雲法師碑銘

渺渺大象茫茫真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猗歟息心言  
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玄覺且說  
且定以披以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嶽西嶽峩峩北渚迴

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麤衣惡棄厚安薄滅意囂湫

寄心廖廓

並藝文類聚

禮佛唱導發願文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  
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  
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  
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  
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

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

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

五體歸命敬禮

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

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

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蹠

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

自相暉曜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

所驅汎莫不屈膝係頸回首革音入侍橐銜迎拜渭水

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  
我聖皇愈溫愈眸不言而化行無為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不勞斧藻  
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  
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仰願皇太

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侔於磅礴前星照曜東離  
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

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袞之貴坐槐憇棠之尊  
猶應共惜東瞰俱吝西嶧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  
銜信秉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  
寶瀾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  
殿下歸命敬禮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  
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周親作鉉則與  
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  
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縟覩寸  
丈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  
彬亹亹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

云

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

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

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

田

夫道流雲幄德感椒闈必以前藉勝因宿稟嘉數況重

霑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  
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彤璣撤靡麗  
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敬  
禮云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媯辰震彩鑄圖傳  
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賢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  
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  
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

為諸公主歸命敬禮云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遵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已來至于今日所

為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  
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  
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  
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  
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  
自投歸命敬禮云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  
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  
取之惑興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却是知道之  
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  
本肖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其莫辨導  
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  
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遭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  
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益  
輪迴生死恣其六愛興其八邪或粗詐而克昌乍仁義

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  
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  
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  
數當知利那爻謝瞬息不流東搏纔吐西崦已仄譬閬川  
之駛流若棲葉之輕露偽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  
兩明真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  
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淳靈  
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

真金之愈鑿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  
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闕楗盛來緇素  
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  
雲清桴遙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  
東方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  
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  
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

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乘稱見懷狂羊之惑自非鑒  
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  
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即世舜黑  
不兼來果四巡渡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  
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塗運  
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  
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白衣天覆地養水產陸  
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為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

敬禮

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

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氲氤無爽條風  
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  
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為尊  
為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  
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  
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  
城不闢慧扇方掩而聖后駕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

壑道浹人祇福隆祧殫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  
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仰願重明累聖優然如

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蕖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步衆等  
相與增到為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願諸

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魯衛義重  
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  
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

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已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  
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  
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為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  
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大乘奧  
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  
八聖願六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  
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

識遵依刀林輶刃劍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闇室  
生明大啟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驚塵轉莫之比明暗遞  
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蟲習苦桂蠹喜  
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麌義非他名事實已招  
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  
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騖於當年莫

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繙髮口恣肥釀身安輕靡繁絃  
促柱極滔涇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  
若木出沒曾不闊人蹲鳥顧免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  
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  
廚秋蛾拂談而不疑春蠶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  
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轘裂肢解方斯不臻其  
痛斷趾鑿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長鴻撲秋原之猛燎或

同商主乍等醫王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夜稱為八闕以八正鑰為法闕捷斯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等衆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娆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

無礙智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靜志  
怡璧月珠星舍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  
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  
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凝威光四照  
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  
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密義  
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  
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

籥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樹萼之華重建希有之  
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仰願大

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

惠聲與八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  
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袞衣服瓊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

緹幟貫千祀而常然

並廣弘明集

陸雲公

字子龍吳人中書黃門侍郎廣弘明作陸雲誤

御講般若經序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  
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宇於圓光帝  
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真  
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為尊每  
以蒼生為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懸

懃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躋駁五部乖謬  
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沈珠之寶自  
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  
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  
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  
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  
為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  
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

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益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  
願等須提之間遂同迦葉之請迺啟請御講說斯經有  
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  
密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來  
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  
奢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  
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庶  
人重以華園毀拆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

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  
宇結翠巘之陰峩峩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  
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實符歡喜之園於時三春屆節萬  
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  
金池淪漪八德洞啟高門雲集大眾趨法席以沸誼聽  
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  
娛延二座以問道宣城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  
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廕映蟬冕委

蛇冠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止趨榮  
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升須彌之座  
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  
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耆僧  
亟淪偏執專仗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  
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  
莫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  
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

容百辟卿士蕃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  
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  
馳聞大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  
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  
曉江河傳習譬於鴻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  
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  
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  
猶未啟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

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鄧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峯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剜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非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

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  
所掌歲撤萬金抜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  
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  
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  
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  
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  
犍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絺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  
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眾更無

迨達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  
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辨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氳  
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  
善遍於虛空斯益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  
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  
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為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  
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  
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

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參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蕭子顯

字景陽  
蘭陵人吳興太守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益尊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白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胷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亶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

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劫之初  
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為示同有學檀忍薰修  
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  
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  
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  
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  
羅密經者蓋法部之為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  
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奧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

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邀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綺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摘以翠纁刻為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為仙簡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幾之暇日藉聽朝之閑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說懇懃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

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  
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袞輶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  
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音旨弘  
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轢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  
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  
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羣充堂溢雷僧侶山積  
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棘刺無地承  
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

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  
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畫則同  
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  
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  
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  
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  
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  
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

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  
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  
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為貴即有  
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  
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  
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  
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  
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楔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

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懾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凡宇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觀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

厥諮詢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  
聞而啟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  
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  
響應聲萬物為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  
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  
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  
上每為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  
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弛氣結舌

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  
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有  
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詢或請問既罷讚歎  
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詢乃去莫知所在容  
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啟止蒙七日諸僧鑽  
仰欲罷不能重復伸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衆顛顛不  
已上以國務久壅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  
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

奉親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饔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廬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為下牀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爐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

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  
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為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  
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  
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為如法之  
淨財量入為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構  
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  
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為巨  
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為趨承欣欣請受

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  
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  
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為公器  
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  
二科此藏利益已為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  
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徃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  
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者先為運吏輒散運米與  
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仁心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

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馮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於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

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  
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  
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並廣弘明集

裴子野

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歷鴻臚卿深信釋氏持其教戒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澮之清源  
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閭浮直哉惟  
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而天韻真確含章

隱曜沈漸人羣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  
壑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麗逖聽者弗  
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  
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  
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  
廓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  
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  
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

託一函盡禮印公言歸庸蜀乃攜手同舟以宗太始元年出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爲宗嘗謂攝心者迹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以為已任於

是叟錫蹠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  
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采竒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靡  
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  
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盛經明每稱  
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二  
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頴律師洽聞溫故翰起  
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為周旋爰及還京洛以  
頴公為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梯稗而膳稻梁

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其旨深膚受未學莫能踵武  
以秦始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  
談出雲漢精義入無間八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  
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暉光令問於斯籍  
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  
棲雲於具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櫳肅靜役不  
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儀變梵為漢鴻才鉅學連軸  
比肩法華維摩之宗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

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  
源浩汗故老之所廻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  
析毫釐粉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胷懷故能使反戶之  
南彎弓之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  
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  
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  
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  
於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答曰我

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  
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  
響若不留聽固辨者土崩負强者折角莫不遷延徙靡  
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  
以待問發言盈庭曾無忤色虛己博約咸竭厥才依止  
鍊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于唯友脫屣四攝愛著兩  
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恕哀蹙抑而不臨常曰道俗  
異故優陀親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煦濡蕭

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  
餘講撰義記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為妙絕古今  
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  
僧尼殷赴若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名之感者云若夫  
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罔遺於時臨  
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海  
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  
道進等感梁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徵

金定四庫全書  
庶流芳而無愧

廣弘明集

卷二十六



釋文紀卷二十六